

眨眼间一年又过去了，这一整年来的我国佛教界到底有什么样的进展呢？说实在的，这不是一个容易探讨的课题，毕竟、佛教界的涵盖面太广，政经文教，都可以长篇大论的谈。但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研究佛教发展的学术体制也几乎不存在，没有系统化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所以要谈也恐怕只能泛泛的谈，不能当‘真’。

我颇感兴趣的一个现象是佛教界的文字创作。过去几年来，我国佛教界在量上其实有增加了些文字创作，见诸各报章杂志，包括一些佛教刊物，比如期刊。然而，过去的一年中，有关现象仅可算是平稳发展。市面上出版的佛教刊物依然是那几种，有固定的支持率，变化也不大。至于佛教性质的专书，好像是少了些。

从质方面来看，我本身觉得表现更为平稳，甚至可以说是平淡。尤其报章佛学版里的文字，变化更加微小，面目模糊。除了典型的谈经义和修行的文字，可说是有固定的风格和基调之外，连感想心得之类的小品，也往往写得有点千篇一律、似曾相识。

同样的情况或许亦出现在佛教杂志上，只不过由于杂志的多元取向及较充足的资源，我们尚可看到较丰富的内容，包括记者的采访、访谈，活动报道、游记、故事、小说、漫画、佛曲、演讲记录、座谈会内容多样化的产品。然而问题是，有一些主要的佛教杂志却出现风格雷同、内容重叠的现象，即两份杂志只是封面标名不同，其他部份却大同小异，叫人不禁要联想到：为什么不干脆整合资源，只出一份呢？

继续保持多姿多彩面貌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许多杂志是具有明显的独特风格和取向的，那就好继续发挥下去，让佛教文字界的面貌继续保持多姿多彩。谈到此，难免要触及青少年佛教刊物的从缺。虽说几年前确是有走青少年路线的佛教杂志，但显然维持不易，终于变质。过去一年来，这个缺陷并没被弥补，或许说明了我国佛教文字出版界的条件或读者群还无法承担年龄层次上的多元化，虽说受青少年喜爱的生活营等活动及流行佛曲都可以一办再办，一版再版。

谈回文字的平稳及平淡问题。这现象的出现应可归于写作风气的淡薄，因为如果创作者众多的话，很自然地就会有比较多样化的文字风格及特色涌现的。比如说我们的时事评论界，正由于创作者还挺多，所以才可看到各式各样的文字。同样的情形亦出现在佛曲创作上，正由于近年来许多年轻的学佛者都懂音乐。爱好音乐，所以才会渐渐从量上开始衍生出更多不同风格的佛曲来。

佛教文字创作者稀少

为何创作佛教文字者会如此稀少呢？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现象，也许亦与社会的某些大局势、大趋向有关。会不会是因为新一代人的写作能力，尤其是中文写作能力经走下坡了呢？那可是个严重的问题。或者，仅只是佛教徒比较不善于动笔呢？这也可挺严重的。抑或是，能够写作的佛教徒不是没有，而是佛教界对他们缺乏栽培、支持和鼓励？

事实上，去年确曾有某佛教组织办过佛教征文比赛，但反应似乎不怎么理想，看来，鼓励也并非没有，但佛教徒写作的热忱还是很低迷。除此之外，一些中文报章都特别提供版位予佛教徒，若非其他复杂因素影响，应该都很欢迎作者来稿。不过，必须一提的是：报章编辑的角色仍然很重要，若编辑本身亦缺乏热忱和主动，只是交差混过的话，来稿肯定会比较少。是以，编辑的诚意和表现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无论如何，去年的佛教界由于发生了一些较‘瞩目’的事件，如‘假和尚骗钱’，以及连带的‘僧伽证’课题，再加上国内外一些佛教界盛事，激发了一些作者的‘生产欲’，加上编辑的善加导引，我们的确在报章上看到一阵蛮活络的佛教课题文字创作，这似乎又证明了能写的人并非完全缺席，只是他们可能比较偏向‘课题’的讨论，而非讲述经典修行，或谈论生活感想。显然，这一批人的创作资源，尚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不过，若有心提倡课题的写作的话，佛教界确有必要自我调整，采取一种比较自由、开放、理性、多元的态度。

至于讲述经典，谈论修行或生活感想之类的文字，我们的佛教界显然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进一步拓展成熟。近来亦有人尝试写游记和电影评论，亦是非常值得鼓励的。相信会看电影及四处旅行的佛教徒并不少，若加以大力推动引导的话，能写的人总会有一些。不妨可采用灵活的创作和编版方式，比如图文并茂等，增加创作者的表现欲，也能够吸引读者。至于喜欢绘画的朋友，也可鼓励其为画作添加文字，一道登出。

最后，想触及的是佛教文学。曾经一度很受重视的佛教文学创作近年来似乎已被人遗忘。除了一些国外引进来的作品之外，本地是否还有人致力于佛教文学的写作吗？某些师父的诗作已很少出现，而小说，散文等也难得一见了。也许在写作风气不怎么成气候的情况之下，文学性的创作更难以奢求了。

11/02/2003 《南洋商报》